昭代典則

昭代典則卷之十七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日校刊

英宗睿皇帝

丁丑天順元年春正月以登位詔天下大赦

詔曰。朕昔恭膺天命。嗣承大統十有五年。民物康阜。不虞北虜之變。惟以宗社生民之故親率六師禦之。而以庶弟郕王監國。不意兵律失御。乘輿被遮。文武羣臣既立皇太子而奉之。豈期監國之人。遽攘當宁之位。既而皇天悔過。虜酋格心。奉朕南還。既無復辟之誠。反為幽

閉之計。旋易皇儲而立巳子。惟天不佑。未久而亡。杜絶諫諍。愈益迷執。矧失德之良多。致沉疾之難療。朝政不臨。人心斯憤。廼今月十七日。朕為公侯駙馬伯及文武羣臣。六軍萬姓之所擁戴。遂請命於聖母皇太后。天地社稷宗廟。以今月十七日。復即皇帝位。躬理機務。保固國家。其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

皇太后勑廢景泰皇帝復為郕王。皇太后吳氏為賢妃。皇后汪氏為郕王妃

皇太后勑諭宗室親王。及中外文武羣臣。仰惟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開創國業。統御華夷。仁宗昭皇帝。繼述鴻猷。大敷治理。承傳至我宣宗章皇帝。克寬克仁。萬

邦允懷。不幸早棄臣民。遺命于吾。立嫡長子祁鎮爲皇帝。已立十有五年。敬天勤民。無怠無荒。比因虜寇犯邊。生民荼毒。爲恐禍延宗社。不得已親率六師以禦之。此實安天下之大計也。不意兵將失律。乘輿被遮。時爾文武羣臣。以社稷爲重。懇遵宣宗章皇帝遺詔。表請于吾。立皇帝長子見深爲皇太子。因其幼冲。吾仍令庶次子郕王祁鈺輔之。豈期本性梟雄。遂據天位。已而虜酋悔罪。天知帝德罔愆。曆數有在。奉帝回京。而祁鈺既貪天位。曾無復辟之心。乃用邪謀。反爲幽閉之計。廢出皇儲。私立已子。斁敗綱常。變亂彝典。縱肆淫酗。信任奸回。毀奉先旁殿。建宮以居妖妓。汚緝熙便殿。受戒以禮胡僧。

濫賞妄費而無經橫征暴歛而無藝府藏空虛海內用窮不孝不弟不仁不義穢德彰聞人神共怒上天震威屢垂明象祁鈺怙不知省拒諫飾非造罪愈甚旣絕其子又殃其身疾病彌深朝政遂廢中外危疑人思正統乃於今年正月十七日先期內臣暨公侯駙馬伯文武羣臣六軍萬姓同詞表請已命皇帝祁鎮復正大位以慰羣情以安宗社惟夫天道福善以禍淫吾當體天以行罰人心好善而惡惡吾當順天以正名雖毋子之至親於大義之難宥其廢景泰僭子祁鈺仍為郕王如漢昌邑王故事已令羣臣送歸西內俾子安養於戲天下乃祖宗之所開拓天位乃列聖之所相承天位旣復人

心乃安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逮王文于謙下錦衣衛獄

徐有貞張軏楊善曰不殺謙等今日何名言官劾謙與王文等迎立外藩所司勘得金符見存禁中別無顯跡石亨等揚言雖無實跡已有此意及廷鞫徐有貞令所司痛加搒掠王文反覆力辨謙俛首不言但曰事已如此辨之何益法司成獄上 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衆未及對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等于死今日之事為無名 上意遂決斬于市籍沒其家家屬戍邊乃謂
上北狩時宜奉太子居攝惜謙等見不及此不知謙特以
祖宗之社稷為重若太子居攝必圖迎復則虜將以

上爲僞質豈有廢足宋徽宗之事可鑒也故遂立　郕王是不以念三而以尾注竟致社稷獲安而　上得以復辟者蓋寔權與于是也廼卒不免悲夫

徐有貞兼翰林學士進兵部尚書直文淵閣○逮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蕭鎡商輅王偉鄧鎔丁澄下錦衣衛獄○太常卿許彬大理卿薛瑄並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以李賓爲大理卿○録迎復功封石亨爲忠國公張軏爲太平侯張輗爲文安侯楊善爲興濟伯○石彪封定遠伯充大同副總兵

石亨以奪門功。諸從弟子姪。及諸義壻子孫。得官錦衣都指揮。指揮者。三十三人。千戶鎮撫者。二十一人。其[illegible]

寃名奪門冒功者四千餘人。亨矜功恃寵。日與曹吉祥出入禁廷。在上左右。竊弄威權。恣情妄爲。亨姪彪性尤貪暴。凌侮公卿。大肆兇惡。方上皇復位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行。天下寒心。

陞袁彬錦衣衛指揮僉事○丁亥殺王文于謙及中官舒良王誠張永王勤。免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永發口外永遠充軍。蕭鎡商輅王偉顧鏞丁澄俱籍爲民。○奪郭登伯爵。以爲南京都督僉事○太子太傅高穀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並致仕

時内閣諸臣。皆流放竄殛。惟穀以忠謹故。英宗曰。穀在内閣每議迎駕。及南内事。輒左右朕。穀無他腸。可致仕

毅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統景泰天順間事者。輒不應。官至台鼎。而家業蕭然。敝屋瘠田。僅足衣食。其方毅端靖。廉潔無私。卓然有古大臣風也。直濙並請老去。直器宇宏偉。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接人和氣可掬。既秉銓軸。留意人才。干請斷絕。奔競稍息。居第監陋。曾不為屑意也。濙平易寬和。廉靖寡慾。自奉儉薄。興居有常。未嘗疾言遽色。人皆知為君子長者。既去。遣子長寧入謝。上念濙屢疏請令百官朝延安門忠悃。授長寧官。錦衣世鎮撫

王翱掌吏部事。楊善掌禮部事。陳汝言為兵部尚書。趙濙為工部尚書○二月癸丑郕王薨於西宮○湖廣諸苗平

兵部尚書石璞還京總兵官南和伯方瑛鎮守湖貴○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左寺丞少監阮浪御用太監

上謂鍾同忠誠節義可貫金石贈大理寺丞官其子啓爲知縣啓上疏請同遺骸得出園土歸葬時同歿已久矣血漬髑髏洗出倍鮮好後謚恭愍阮浪贈太監仍命儒臣撰文立碑

召廖莊於定羌驛爲南京大理左少卿出章綸於獄爲禮部右侍郎擢國子學正林聰爲僉都御史

莊召還時內艱未闋繼遭父喪上憐莊忠特并與祭葬除服陞南大理綸在獄上嘆綸好臣子爲朕家事受苦毒出獄中脫桎梏拜禮部右侍郎

以軒輗爲刑部尚書。調蕭維禎爲南京左都御史。以耿九疇爲右都御史

軒輗耿九疇二人。廉介有名。海內信向。

以吏部右侍郎李賢兼翰林院學士內閣辦事○錦衣衛指揮盧忠太監高平鐵嶺衛軍徐正伏誅○移郕王妃汪氏居舊府

上以郕王薨。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妃雖立爲后。即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況幼女無依。尤可矜憫。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弟婦且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一日上曰。汪妃既存。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如此誠便。但衣食用度

不可缺減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宮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毋子保全甚得其所

逮大同巡撫副都御史年富下錦衣衛獄尋致仕富在大同舉廢政革科徵抑豪橫廣屯田軍功爵賞必覈無濫先爲襄桓王遜㷭所誣富請老戶部言富廉威爲奸豪所忌不可許景帝爲勑王守法度勿得汗風憲大臣又爲卒吳淮所誣謂侵郭總兵坐總兵上于謙上議曰穠苴布衣監莊賈軍以軍法誅賈卒破秦晉齊以一穰苴故稱强列國裴度御史中丞督淮西諸大帥平蔡我朝近日左都御史王翺右僉都御史鄒來學皆坐

總兵上以軍令出剿等准妄言沮軍法宜究主者事雖寢富又嘗按山西參政林厚坐厚法厚亦誣富臺置獄訊 景帝曰厚怨富執法公廉誣富得自便朕以邊事付富終不以一人言辱富厚竟削籍富又按分守內臣韋力轉貪虐力轉亦誣富巡按御史爲雪富誣狀事得已是時石彪倚亨勢中富危法逮詔獄上素知富得致仕

罷諸邊督鎮巡撫石亨之爲也 ○漕運都御史王竑除名安置江下

王振之黨有以振族誅籍沒爲說者上大怒曰振殺於虜乃朕親見追責言者過實竑坐除寘詔復振官命于

弘化寺北塑像祀之勑賜祠額曰旌忠

三月賜進士黎淳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開鄭州運河○夏四月己巳復立元子見深爲皇太子○封徐有貞爲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襄憲王來朝先是土木之變襄王瞻墡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郕王盡心輔政疏上景泰已立八日矣至是得疏于宮中上覽之感嘆手勑取王入朝禮待甚隆王辭歸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皇上省刑薄斂上拱手謝曰敬受敎○襄王疏語實爲當時正論惜于謙陳循輩見不及

此也

五月進內閣李賢吏部尚書許彬薛瑄禮部左侍郎○逮御史楊瑄等及右都御史耿九疇大學士徐有貞學士李賢下錦衣衛獄

有貞得爲首相欲立功名自異稍與石亨相左李賢入閣與有貞同事旁助有貞展盡底蘊知無不言凡用人行政一以公道處之左右遂不能堪太監曹吉祥以有迎立功亦與國政而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力贊上凡事須與二學士商議而行意欲籠絡附已已而吉祥薦用私人內閣輒相沮吉祥固不悅時御史楊瑄印馬圻內民有羣訴曹吉祥石亨奪民田若干頃瑄疏劾二凶

上喜瑄敢言稱職。命吏部記瑄名。且大用。吉祥在旁見斥其名。初甚慚懼。已而盛怒。欲罪之。上不許。乃已。石亨忿然遂謂有貞與賢主使。不然御史安敢如此。且激吉祥曰。今在內惟爾。在外惟吾。彼欲排陷。其意非善。初吉祥見亨。冒濫陞賞。意甚不平。每詰其短。及聞亨言。其勢遂合。頓首訴上。奴輩萬死一生。迎復皇上。內閣專權。必欲傾奴二人。使無噍類。又伏地哭不休。上初信其說。而從之。遂置有貞及賢于獄。楊瑄見二凶日益張。與十三道御史議班劾之。有附勢者。潛洩于亨。二凶遂先譖諸御史於上前。暨彈章入。上怒。召諸御史詰文華殿。俾誦彈章。詰瑄。瑄與御史張鵬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甚

悉逮下諸御史幷逮右都御史耿九疇于詔獄逼瑄誣引大臣刑甚慘酷數頻乃卒一語不他及理刑者文致瑄坐以掌道者論戍餘貶斥會京城雷電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吉祥之門老樹皆折亨之宅水深尺餘翼日惟降徐有貞廣東參政李賢福建參政耿九疇江西右布政使瑄等從末減瑄戍遼東鐵嶺餘調除有差於是臺臣一空朝野愕然言路從此不通矣

李賢留爲吏部左侍郎

上曰近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貞一人李賢在朕前未嘗有妄言今與有貞同責於心不堪即召吏部尚書王

翺曰李賢不可放去翺曰旣不去福建令往南京可也
上曰南京亦遠留爲吏部左侍郎翺之欲賢遠去恐亨
輩害之也幸使離此庶免其害耳亨吉祥聞賢留愕然
而怒顧上意屬賢不得已置怨接殷勤或有宣召仝事
喜見於面若獨召賢卽不喜惟恐賢毀其短久之見賢
推誠無僞方不介懷但數日不蒙宣召心便不安必假
以事而進出則張大其言及寵恩所加使人畏其勢而
美其榮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薛瑄致仕○加呂原通政叅議
兼侍講岳正左贊善兼修撰並直文淵閣○陞程信爲太
僕寺卿

信先為山東叅政督餉遼東憂去服闋改四川叅政松
番理餉至是入賀錄景泰間進言者陞信太僕卿信案
故事理營衛馬三營大將石亨孫鏜曹欽並疏言太僕
苛急請馬隸兵部太僕寺言馬政高皇帝諭馬數勿令
人知今隸兵部馬登耗太僕不得聞即有警馬不給請
以責兵部上是信言復歸太僕
江西巡撫僉都御史韓雍降山西副使尋致仕○秋七月
承天門災下詔修省寬恤
勑曰朕以菲德恭膺天命祗復寶祚于今半月圖治雖
勤應天無効乃天順元年七月初六日承天門災朕心
振警罔知所措意者敬事天神有未盡歟成憲不遵歟

善惡不分而用舍乖歟曲直不辨而刑獄冤歟征調多
方而軍旅勞歟賞賚無度而府庫虛歟請謁不息而官
爵濫歟賄賂公行而政事廢歟朋奸欺罔而阿附權勢
歟羣吏弄法而擅作威福歟征歛徭役之法太重而閭
閻田里靡寧歟讒諂奔競之徒倖進而忠言正士不用
歟抑爲軍衛有司者闒茸酷暴貪曲無厭而致軍民不
得其所歟凡若此者皆傷和氣致災之由而朕或有所
未明也今朕省愆思咎怵惕是存爾文武羣臣既任耳
目股肱之寄當懷左右輔弼之圖况君臣一體休戚惟
均果有合行事宜必當直言無隱其或躬蹈前非亦宜
洗心改過於戲應天者當以實致弭災者不事虛文朕

與爾等尚懋敬之故諭○又詔曰朕以菲德早承大統中罹多難復登宸極夙夜兢惕罔敢怠荒乃天順元年七月初六日承天門災此誠上天示譴莫究其由朕甚驚惶省躬思咎務新其德永惟奉承天意必以施惠爲先其大赦天下咸與維新

復逮徐有貞下詔獄除名安置金齒

曹石造奏本假給事中李秉彝名誹謗朝政多危語時李丁艱去曹石以貌似李一人持奏接人明日朝命召其人則亡之矣捕逮甚急曹石因言此徐有貞怨望使所密泰州布衣馬士權爲之而滅其迹耳遂收馬及有貞赴廣東參政行至德州復逮至詔下獄榜治酷烈竟

無驗焉曰。今欲吾何所承。刑官曰。徐有貞欲作逆。汝與同謀。士權大呼曰。徐有貞欲使皇帝爲堯舜之君。令百姓爲堯舜之民。如此而已。不知其他。刑官不能折。有貞取原封武功伯誥券。示三法司。於是刑部侍郎劉廣衡。遂劾有貞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蹤神禹。敢以定策冒貪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論斬。會災變得宥。編置金齒。

刑部尚書軒輗致仕

輗與九疇二人。以廉介稱。九疇以臺劾石亨諸官布政輗亦請病。上召至文華殿。面諭留之。視輗疾不可強。乃與致仕。陛辭。上復問輗曰。昔浙江廉憲考滿歸家。僅二

竹籠是汝乎。覩頓首謝。又問卿年未老。病愈再可用乎。
覩又頓首辭疾。上賜金爲道路費。
李賢仍內閣辦事。進吏部尚書。○改內閣許彬爲南京禮部左侍郎。尋降陝西叅政。○降內閣岳正爲欽州同知。尋謫戍肅州鎮夷所

初岳正以進士及第。授翰林編脩。上皇復位。改脩撰。吏部尚書王翺薦正宰相才。召對文華殿。神采秀發。上遙見遂曰。好。正登殿。又曰。好好。問年幾何。對曰四十。又曰正好。問家安在。對曰。漷縣。又曰朕北方人甚善。問讀何經。對曰尚書。曰是書經尤善。問舉進士科。對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內閣。許彬老矣。不

足恃。汝爲朕努力。正頓首受命。出趨閣至左順門遇石亨張軏愕然問曰。何爲至此。正不對。二人者。忌正才名。比見上。上又言朕今擇一内閣臣甚佳。二人者。請爲誰上曰。岳正。顧正官小。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二人者。陽頓首賀。陛下既得人。俟果稱職。進官未晩。上默然。然時時召見正。正感知遇。鋭意功名。欽天監湯序奏災異。請盡去奸臣。上問正。對曰。奸臣無主名。即求之人人自危。且序術疎淺。不足信。事遂止。亨與監吉祥表裏擅權。有匿名投書。指斥時事。罪狀吉祥。獨不及亨。吉祥怒。乃請上榜購。告捕者官三品。正與呂原見上曰。爲政有體。朝廷豈可自榜購募。秦始皇杜誅下妖言誹謗令

竟不聞其過以亡國乞以秦為戒事遂止正又言曹石驕橫不早制恐禍起肘腋上諭正汝往告朕意正徑造亨所諷令戢斂二人者謂正訐我短顧以上意劫我益大恨是年承天門災下詔罪已正為草歷數政弊詞極切直二人者造飛語岳正草詔出時時對人言此非上意我欲諷上改過也正賣直訕君父不數日內批降正欽州同知欽並南海瘴毒正便過家辭毋留數日兵部尚書陳汝言者黨二人又憾正嘗言其不可用遂嘿邏者中正私事逮詔獄搒掠謫戍肅州鎮夷所未及行孚

鋒都督遂奪正盧

詔建庶人居鳳陽

初建文少子文圭，靖難後，號爲建庶人，幽之中都。上憐庶人無罪，久繫禁，欲寬庶人。李賢贊曰，堯舜心也，請於太后。出之鳳陽，歲給薪米，聽婚娶出入自便。又與閽者二十人，婢妾十餘人，給使令。遣奄牛玉入禁諭庶人。庶人伏地頓首謝，且喜且悲。有阻議者，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庶人入禁時纔二歲，年五十六七，始出鳳陽，不識牛馬。

八月，南京都督僉事郭登謫戍甘肅。○以彭時爲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講，復入內閣。○以御史林鶚爲鎮江知府

英宗復位，盡左遷諸言事瑣猥挾勢踞張者，簡諸守正持大體者爲大郡知府，以林鶚出知鎮江，鶚至郡，汲汲

興利除害不出一言暴前人短鎮江漕河孔道往經孟瀆險議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避孟瀆驚江迂遠多石又壞民廬墓請按京口閘甘露壩故迹稍疏浚通舟春夏啓閘秋冬度壩道里近功力省又不損民壞地利甚便竟停役從鶚言

令左順門閽者非宣召不得輒入總兵

石亨竊權干政每朝退輒入見或因小事私情或無事亦報入見乞請無忌上厭之諭李賢曰總兵官豈可無故輒入内廷令左順門閽者今後非有宣召不得輒入總兵官一日上登翔鳳樓見亨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曰此必

王府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如此上不應顧內臣裴當曰汝聞若言乎亨橫睚眦中傷人莫敢告亨者

冬十月遣行人曹隆聘江西處士吳與弼

與弼八九歲時讀書鄉塾卽嶷然不凡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玩讀至程伯淳亦有獵心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爲聖賢遂去舉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閩諸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中歲家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耕稼手足胼胝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日盛石亨覺上厭疑又知衆不容已欲免無計有門客謝昭者倣張彝令蔡京

招楊龜山故事。敎以徵與弼。收士望。石亨請與弼之高於李賢。賢爲草疏薦。留中數日。上問賢曰。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皇上聘與弼。卽聖朝盛事。上曰。卿草勑加束帛。遣使聘處士。勑曰。朕承祖宗丕緒。求賢圖治。亦有年矣。永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爲之治。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略。顧乃嘉遯丘園。不求聞達。朕眷懷高誼。思訪嘉猷。企望丰儀。以咨啓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而獨善自安。豈其本心。諒爾於行藏之宜。處之當矣。今特遣行人曹隆。諭爾居所。徵爾赴闕。仍賜禮幣。以

表至懷其惠然就道以副朕遡望之意比至上問賢與
弼宜何官對曰宜授官寮侍太子講學上曰與諭德左
對曰與弼至乞召至文華殿顧問上曰然又乞與館次
供張上曰然已而見上文華殿與弼辭官上曰前與弼
前上曰久聞高義特聘官寮何爲不受職對曰微臣草
茅賤士少時多病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虛聞過情
誤承薦辟聖明過聽龍書束帛天使造門不勝愧感力
疾謝皇上厚意今年六十實不能供職上曰宮寮優閑
不必固辭與弼辭益力上賜文幣八酒牢廩遣內臣牛玉
送館次上退顧李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
三辭上允之遂稱病篤上又諭賢曰與弼召至何爲不受

職閒[illegible]必欲歸山俟秋涼亦不固留且祿之終身不
亦可。[illegible]為朕諭此意與弼固辭不受留京師二月求
歸益堅賢為上言與弼初意本欲受一官事陛下第老
且病惟[illegible]狼狽幸陛下包荒許弼上疏辭幸甚上曰果
爾亦難留賢又曰此朝廷盛事幸始終恩禮上首肯曰
既以行人聘來復以行人送歸與弼璽書令有司繼粟終
其身。

十一月陳汝言以贓下錦衣衛獄死○也先為其下所殺
也先有平章哈剌者欲繼也先為太師言於也先也先曰[illegible]
人衣新衣幸以故衣賜臣也先不許而以其弟平章阿
失帖木兒為太師哈剌怒欲叛也先也先荒於酒色又

殘忍諸部不悅稍解散也先益忿哈剌聞哈剌且叛益怒欲攻哈剌恐不勝乃名哈剌子飲酒酒中飲之鴆哈剌子嘔吐覺走出不能行嚙指血染箭令其僕持告哈剌哈剌陽不知益敬順也先也先以哈剌畏已防稍解哈剌伏衆伺也先出獵襲也先也先猖狂戰敗走從數十騎遁又恐此數十騎逼哈剌半夜棄此數十騎與二親信走道中饑窘至一婦人所乞漿婦人飲之酪遂去夫歸婦言狀疑其爲也先急追及之果也先殺之諸部遂分散而孛來瘸王子爲雄。

十二月進內閣彭時呂原並翰林學士○孛來弑其主小王子入寇

哈剌既殺也先孛來尋殺哈剌而立小王子爲可汗小王子之名始此莫知其所自起也孛來又弒其主小王子數來近邊求索傳聞寶璽在其處石亨欲領兵巡邊乘機取之上曰何如賢曰景泰以來連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陛下初復位正宜與之休息况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恐不可若寶璽乃秦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足爲貴上曰卿所見極是莫若只遣通事賞賜以與之賢曰聖慮如此庶幾允當明日召亨曰且未可舉兵先遣通事探其逆順俟其回報處置亨意方止於是遣都督馬政往見孛來厚與賞賜深知感恩但其餘部落爲梗得孛來保

送使臣而回

始立易州廠

山廠之設專以燒薪炭供應內府宣德五年置於平山之近沙嶺口景泰間移置滿城縣西十里天順元年移正州城西北二里許建部堂於中環以土城八府五州分治以次而列皆南向部堂總其綱府州縣佐貳官分理其事民之執兹役者歲億萬計車馬輳集財貨山積今昔以此州林木芬自便於燒採今則數百里內山皆濯濯然舉八府五州数十縣之財力皆聚於兹而歲供猶或不足民之膏脂日已告竭在易尤甚

置先師像于文淵閣

文淵閣在午門內之東文華殿南諸學士所居以議政之所也舊無交椅公座之設惟東西兩發相對爾至李賢自吏部入欲循品秩設公座如部堂彭時不可曰宣德間楊常至此中坐以此不敢南面設座賢曰事久矣今設何妨時曰此禁中亦不宜南面坐賢愠曰烏有居是官而不正其位者乎時曰正位在外諸衙門則可在內決不可如欲正坐則華蓋武英諸殿大學士當如何耶蓋殿閣皆是至尊所御之處原設官之意止可侍之備顧問決無正坐之至賢語塞而意猶未已既而上新太監傅恭送銅範飾金孔子并四配像一龕來置閣中賢乃止自是閣臣每二入必對像一揖朔望焚翰林官

行四拜禮
戊寅二年春正月尊皇太后孫氏爲聖烈慈壽皇太后
詔曰朕惟爲治莫先於孝而孝莫大於尊親自古帝王
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者率由此道也朕以眇躬之
承丕緒仰惟聖母皇太后生成厚恩曷能云報余后位
之初尚在幼冲罔知攸沂惟我聖母劳心訓育俾克仁
述用底乂寧迨居南宮危疑之間亦惟我聖母憂勤保
護頼以無虞及內難將萌遂伸大義俾予復位奠安宗
社康濟生民功德兼隆過越載籍用是博采公議表著
徽稱乃於正月二十日率文武羣臣謹奉冊寶恭尊號
曰聖烈慈壽皇太后特侈非常之慶庸昭錫類之心於

戲推之而準永惟正始於家邦動之斯和尚冀風行於天下禮成太后深慰喜之復加增其親以榮所自太夫人董氏壽九十兄弟五人長廕會昌侯次皆高品子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左右又有爲其次兄求陞者一日上謂李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復希恩澤以爲慰太后之心不知太后正不以此爲慰比者授其子弟官將請於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則不能救今若又聞此求必見怒矣賢曰此足以見太后盛德○會昌侯弟顯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上召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賢對曰若

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毀其房家人抵法興
宗姑免其罪而戒之俟初病既出見上爲其弟乞恩終
不允上召賢謂曰爲侯者不知自責反乞恩澤朕終不
允又以母老爲辭求之良久竟從公法賢頓首曰眞可
謂王者不私矣
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
上召李賢等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
居武英殿但早晩朝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太子卿可
定擬講讀等官且曰先讀何書賢對曰四書經史次第
講讀宜先大學尚書上曰書經有難讀者賢曰如二典
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

勑內閣翰林修大明一統誌

先是永樂中令夏原吉楊榮等纂脩天下郡縣誌未成景泰中重修寰宇通志僅成未刻而景復位遂命李賢等重修賢謂翰林實文學侍從之臣非雜流可與景泰間陳循輩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浮薄之流一時無由而退至是上欲重修通志惟推擇進士出身者此輩遂知不當居此願補外職賢乃言於上命吏部外除之翰林爲之一清按永樂宣德以前翰林不拘進士出身方孝孺楊士奇胡儼輩非進士而文學擅一時至李賢乃有此論豈非時勢之一厄耶自時厥後特重進士科而翰林非一甲進士及庶吉士

不預內閣非由翰林不入。迨賓緣附阿。以希進者。則反
不拘此格。遂與祖宗時大異矣
以馬昂爲兵部尚書○二月朔日有食之○孛來大舉寇
陝西。定遠侯柳溥統兵禦之敗績○夏四月復設督鎮巡
撫
上召李賢謂曰。如今各邊去文臣巡撫。十分狼俱。軍官
縱肆貪恣。士卒疲憊。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然變
更以此不便。只得依從。今乃知其謬。卿爲朕舉進士才
能者用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六
處要人最急。上復曰。卿與王翺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
人。且曰。多舉數人擇而用之。於是議推十二人。明日進

呈遂定浙江布政白圭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僉都御史李秉在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陳翌在寧夏陝西布政芮釗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上曰武人所以惡文臣者只是不得遂其私耳在任者即日遣使召之兵部尚書馬昂以貴州賊情甚急速得一人往理其事於是復以白圭往時圭適以考績至京即陞右副都御史贊理貴州軍務以太僕卿程信為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召定遠侯柳溥還着閑住○命僉都御史葉盛提督軍務巡撫兩廣○布衣陳真晟詣闕上書不報

陳真晟字晦德又字剩夫漳人也人稱陳布衣骨格高

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八即能自拔于俗專心學業嘗至福州應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遂歸自是不復事科舉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爲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采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主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專于一嘗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曰人於此學若眞知之則行在其中矣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請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

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地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敎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末上先蹟乞召見陳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看議竟寢既而居家讀提學憲臣勑諭敎條有主敬窮理脩己治人崇正學迪正道敦尚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語嘗曰此學校正敎也然學校雖崇正敎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敎不行因採勑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敎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各有條例可據而行又纂長書告當道諸君子諸君子終不能推行其說走臨川就正康齋質其家直得五金攜兄子

一人行戒之曰我死即瘞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之墓
至江西張元禎止之宿叩其學大加稱許曰無至臨川
爲也遂歸鎭海教人專一靜坐卒年六十四○陳布衣
聞吳與弼名欲往見之張元禎謂曰濂洛之學自有眞
傳如與與弼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元禎此言蓋深不足
與弼也嘗考與弼文集行世所載疏陳十事皆無所發
明跋石亨族譜則自稱爲門下士其日録所記每多說
夢見文王孔子與朱子復言夢孔子來訪朱子來訪如
是者至再至三或者謂其攀賢附聖伊洛諸儒未嘗有
此先聖羹墻之見周公之夢亦有感而偶一及之耳眞
積冥會之驗豈專在此哉就使在此亦何必屢聞之於

人也羅倫平生無一語稱與弼嘗投詩規之蓋與弼嘗以弟奪其田褫冠囚首跪訴於府庭元禎貽書切責之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久竊虛名之語時知撫州者番禺張璝其事具在廣州志張璝傳中尹直又謂與弼辭職歸矜肆無復故態羅欽順亦言其學一無所得夫元禎輩皆其鄉人之善者評論有如此惜哉

秋七月南京刑部尚書薛希璉卒以耿九疇為南京刑部尚書○九月陞林聰為右副都御史捕江淮塩盜○冬十月孛來寇延綏守將都督僉事張欽禦敗之

張欽迎戰孛來敗之進都督同知命佩征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陽諸路兵先是也先以殘虐為其部下哈剌

所殺哈剌復爲孛來所殺諸虜酋迭爲雄長自相讎敵久者知定於是孛來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等相繼入寇東掠延寧甘涼西侵宣大北邊無寧歲矣

帝獵南苑

苑在京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苑中有按鷹臺傍有三海子皆元之舊也本朝稍增治之闢四門繚以週垣禽鹿雉兎不可以數計籍海戶千餘守視自永樂定都以來歲時蒐獵於此每獵則海戶縱騎士馳射于中以訓武也是日長圍既合羽手畢集上親御弓矢命勳戚武將應詔馳射獲輒獻之既畢賜酒餜以所獲分賜從臣而歸

十二月左都御史羅通致仕○起韓雍爲大理寺右少卿尋復右僉都御史

己卯三年春二月以山東布政陸瑜爲刑部尚書○賜封石亨生兒爲鎮定侯

上躬理庶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李賢問議可否且厭石亨吉祥等左右千人所知無非私意嘗自靜中召賢嘆曰爲之柰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革之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某人某人皆不從其說賢對曰若常如此可矣上曰但依則悅不從便怫然見於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論之上曰今後彼欲用人不當者先生亦當執而沮之賢曰臣若顯

沮其勢必怨惟陛下明見自以爲不可庶幾漸能革之
上曰然上又一日從容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曰迎駕
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况景帝不諱陛下宜復位天
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
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非順幸賴陛下洪福得成
其事假使景帝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致陛
下于何地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爲社稷
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
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景泰果不起群
文武羣臣請出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擾雖欲陞賞以
誰爲功老臣耆舊依然任職豈有殺掠降出之事致于

天象而羣臣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排擠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為尤信上曰然由是益薄亨。亨生子男未彌月上見亨喜令亨負兒見上見兒又喜摩其頂曰虎兒也往善撫之朕行與卿結姻上意欲寵亨子駙馬且探亨意亨不諭輙對不敢不敢臣兒無福上笑而頷之命左右取金鎖繫兒項賜封鎮定侯亨頓首謝負出上益疑亨

秋八月令吏部侍郎孫弘守制以姚夔為吏部侍郎李紹為禮部侍郎

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喪上召賢曰孫弘豈勝吏部賢曰

誠如聖諭葢弘以知縣考滿赴京爲忠國公石亨鄉里

留補京官又因奉迎有功陞工部侍郎復極力謀求得

吏部士林鄙之上又恐其謀奪情即令守制復召賢曰

吏部侍郎乃天下人物權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先生

以爲誰可賢曰以在朝觀之無如禮部二人可擇一用

之上復問其優劣賢曰鄒幹爲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

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上曰然遂用之命下士類皆

悅禮部郎中李和託一釋子屬權近求爲侍郎士論紛

然不平上問賢此人何如賢對曰不知上悟其意復問

吏部尚書王翺亦不甚許他日以學士李紹對上復問

賢賢對曰此公論也上遂決奉天門朝畢召吏部叅王

音除紹爲禮部右侍郎輿論大愜

孛來寇大同

虜寇大同總兵官安陽伯李文避不敢出虜直抵鴈門忻代殺掠人畜烽火達於京師民大擾遣都督顏彪馮宗統兵屯紫荆倒馬虜旣大獲利又不見我兵去而復來勑顏馮兩都督提兵出鴈門虜始退

令三法司覆降後會官錄囚○冬十月南内離宮成

庚辰四年春正月天下諸司官朝覲至京賜布政賈銓等十人衣服楮幣宴之禮部○以布政蕭晅爲礼部尚書賈銓爲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天下朝覲官至京上召李賢謂曰朝覲之弊不可不革

賢曰誠如聖慮即出榜禁約不許與京官交通餽送土
物亦不許下人挾讎告害由是肅然上曰黜陟之典亦
當舉行賢曰此祖宗舊制也時吏部都察院會考不職
者數百人奏退之舉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以
下貫銓等十人上聞賜以衣服楮幣宴之禮部命太監
牛玉及李賢王翱侍宴隨於其中召布政蕭晅爲禮部
尚書貫銓爲副都御史
召年富爲戶部尚書
初吏部舉貫銓爲戶部尚書上問李賢何如賢以銓貌
不稱名乃別求之賢以富薦言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
士亦以爲然左右不悅富者甚衆謂賢曰上不喜此人

不宜再舉一日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衆愈足見其賢也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哉遂召用之富經理財賦涖以勤廉不動聲色而出納節適云

二月召定遠侯石彪於大同誅之○逮忠國公石亨下錦衣衛獄死獄中

石亨嘗往來大同頤紫荊關謂左右曰若塞守斯關京城何由能至識者知其心不順自南城迎復之功封忠國公益恃寵招權納賂天下都司及邊將多出門下一日朝退歸私第所親盧旺彥敬杜清等二十餘人侍亨曰我這職事皆爾之所欲爲者衆不知所謂咸曰我等

賴擡舉各衛都指揮及指揮之職至是足矣三公之位何敢望也亨曰當時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誅反爾等若助我至此我職非爾爲之而何衆皆股慄南城有功督目指揮童先於袖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在卿等勉力爲之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鎮守大同北塞紫荆關東出山東把臨清決高郵之堤以絶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矣亨既有此謀彪在大同誣劾都御史年富數侮其總兵總兵遂言彪有異志上因疑彪欲召彪還彪使大同人留已爲總兵上遂大怒或又曰彪結外黨必欲踞處大同爲亨外援上亦疑出亨意尋進彪侯爵召還京侍衛亨

知上疑促彪疾馳入京彪既至會虜人入貢者見彪於朝羅拜稱石王上聞益疑不可解於是御史大班劾彪即日縛彪棄市籍其家事連石亨上念其功欲寬宥之尋以家人傳說怨謗有不軌之謀於是逮亨繫獄死獄中法司請瘞其屍上召賢曰如何賢曰如此行之未為盡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梟首示衆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尚存上曰然即從之法司又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上召賢問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不決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陞職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

皆快或有議欲追其支過俸粮賢曰不可戶部奏請得
旨乃免人心皆安石亨既置於法平日出入門下者無
不驚懼一日賢言於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羣臣且安
人心不究其餘遂行之中外釋然無不感戴朝廷之恩

禁文武羣臣科道錦衣衛官往來交通

朕惟正天下莫先於正朝廷正朝廷莫先於正百官百
官正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
立綱陳紀以臨天下其于文武諄諄告戒又製為鐵榜
省諭功臣是以當時臣罔不循禮守法無敢私交近年
以來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大臣及近
侍官員中間多有不遵禮法公然私交習以為常全無

忌諱甚至阿附勢要漏泄事情因而結構弊出百端且
如定遠侯石彪圖謀鎮守號令跟隨指揮等官虚捏奏
詞及至事發被劾輒有左右近侍等官潛報消息官之
不正莫甚于此此而不禁何以爲治今後爾文武大臣
並不許互相往來給事中御史亦不許私謁大臣之家
違者治以重罪敢有阿附勢要漏泄事情者輕則發邊
遠充軍重則處死錦衣衛指揮乃親軍近侍關係尤重
亦不許與文武大臣交通違者一體治罪不宥其各衛
指揮以下非出征之時不許輒於公侯之門侍立聽候
違者照鐵榜事例處治爾文武百官其各遵朕言致行
正道庶幾永保祿位欽哉故諭

三月賜進士王一夔等一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〇召
軒輗為左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
輗致仕去上復思之召為左都御史督南京糧儲輗嚴
毅寡與人無賢否悉峻拒不得接歲時詣禮部拜表賀
屏居一室撤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鼓嚴出行禮禮畢
竟御肩輿歸僚儕聞輗來輒避去不樂與處南武庫郎
沈琮皆言留都大臣惟輗及魏驥廉平俊偉不務文飾云
調遼東巡撫副都御史程信為南京太僕少卿
信巡撫遼東建州酋董山通朝鮮受偽制為中樞密使
信廉得偽制疏請先發伐其謀上為遣給事中使朝鮮
及錦衣譯官出建州董山匿不承出偽制示之皆愕懼

乞貢馬謝罪。遼東總兵海寧伯董興倚吉祥姻。又昵都指揮夏霖。恣不法分巡僉事胡鼎發霖奸贓罪四十事信條上詔錦衣指揮郭英逮霖鞫其家英得霖賄未減霖寇深遂劾信惑外臺官瀆聖聽詔詰信不肯引咎徵下詔獄調南太僕少卿。

秋七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卒以蕭維禎爲南京刑部尚書

九疇以諸御史劾曹石降江西右布政上知九疇清正一日對輔臣論人才言九疇去非其罪未幾召至京陛見上憐其老以爲南京刑部尚書代薛希璉曰遂卿優閑至是卒上又曰可惜此老以左都御史蕭維禎代之

九疇孝友純至居喪秉禮平生無他嗜好公退燒香讀書而已交游不泛請寄不至於門雖權貴亦敬憚不敢犯論事是非確然不肯詭隨好善疾邪別白太過以故與衆寡合累遭譏困卒諡清惠

冬十月帝閱列侯諸將於西苑○命僉都御史韓雍巡撫大同

雍陛辭召至文華殿賜鈔上諭之曰善爲朝廷守北門雍精悍闊達有智略時出已意經畫防守城堡部署將校糾去奸蠹訓練士伍逾年戎政大脩虜不近塞○雍起僉都在都察院有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連坐或謂敬曾邀亨至直房同飯欲坐朋黨雍曰律之本意謂交

結朋黨紊亂朝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况亨得志時誰不蝇聚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曾赴宴會者何以處之衆以爲然敬得輕坐

閏十一月以南直隷巡撫副都御史崔恭爲吏部右侍郎恭剛廉有爲嘗知萊州府值歲旱蝗恭親督捕發郡縣倉勸富民粟賑之民頼以全活在萊六年屢辨寃獄遷湖廣右布政威惠大行巡撫蘇松時有清軍御史郭觀持法過刻昆山縣有一人涉誣連逮充軍者至二十四人欲訴寃於恭或謂巡撫與御史各領勑行事訴之無益或謂在京刑部都察院獄情必大理寺評允無礙方敢決斷御史在外行事刑獄苟有寃抑何妨申理恭爲

平反二十四人皆復爲民先是有提學歐御史校上不
公被黜者相率訴于前巡撫李秉不爲禮恭繼至諸生
復訴恭一一親試之移文提學覆試仍送入學不數年
有中鄉試者有登進士者南畿巡撫自周忱之後恭爲
特著云。
擢山東布政劉孜爲副都御史巡撫南直隸○掌欽天監
事禮部侍郎湯序有罪下獄
十四年冬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於推筭
不行救護上謂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失於推筭
如此因言湯序以禮部侍郎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
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爲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不祥

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却詳書以進，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脩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賢曰，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實同聖意。序若如此罪可誅也上曰今有此失法不可容。於是收下獄降為太常少卿仍掌監事，

釋徐有貞歸田

○上坐文華殿與李賢王翱論人才高下，上曰若徐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為石亨張軏所陷如後世議何可釋歸田始得還鄉，卒于家

辛巳五年春正月以廖莊為南京禮部侍郎○夏四月召程信為刑部侍郎郭登去○五月江南北大水○六月孛

來寇河西總兵官仇廉禦之敗績命懷寧伯孫鏜爲總兵

兵部尚書馬昂督軍務率師禦之

孛來寇河西京州莊浪一帶圍困城堡日久不退乃遣將官仇廉領兵自蘭縣過河與莊浪合兵被虜截路殺退虜益猖獗過河搶掠牛馬財物官軍莫敢與敵關中震恐乞大軍剿殺於是以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懷寧伯孫鏜爲總兵官率京營兵萬七千河南山東兵六萬西征

秋七月大監曹吉祥昭武伯曹欽反懷寧伯孫鏜尚書馬昂率兵討之吉祥欽伏誅

內官吉祥居禁庭最久爲人惟喜私恩小惠招權納賄

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功因而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為腹心天順初召呼此輩迎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冒官者俱革去此輩又為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駕為功貪圖富貴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賣官鬻獄瀆貨無厭上初不得已而從其所欲後不能堪稍疏抑之吉祥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兄都督鐸從兄都督鏞弟都督鉉謀為不軌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統官軍往陝西殺賊於五年七月二日早辭欽等乘機欲殺馬昂孫鏜等就擁兵入內為變是日夜漏二鼓恭順侯吳瑾及都指揮完者禿亮詣長安門告變上令閉

石塞諸禁門召中官急縛吉祥至四鼓將賊兵合番漢
五百騎直抵禁城禁門不開欽兄弟與同惡者先詣錦
衣衛指揮逯杲宅前遇杲方出殺其首碎其尸蓋杲亦
吉祥所恩之人後朝廷委任行事且禁欽非理之事所
最恨者先害之欽率騎於東長安門擊李賢於東朝房
傷其首鐸率騎於西長安門殺吳瑾及左都御史寇深
斮傷廣寧伯劉安欽縱火焚長安左右及東安三門適
大雨火滅比明詔會昌侯孫繼宗統諸兵討賊鏜先登
力戰諸將分道逆擊鐸以精兵殿欽退屯東安門鐸以
衆接戰自辰至午敗鐸斬之欽中流矢創甚還駐東大
市街相拒至酉欽以百餘騎往來馳突我師環結不動

自相枕藉。鏜斬先潰者徇師。督戰益急。追斬鉉。欽懼。令百餘騎逐攻朝陽門出奔。不克。諸軍進薄。大破其衆。鐸爲亂兵所殺。欽匿其家。皆井中。伯顏也先等縋城逃。遣兵追之。皆獲。是晚。上御午門朝百官。下伯顏吉祥也先等御史獄。伏誅。仍棄鐸市。磔欽屍。籍其家。賞將士。餘黨並落職流積前。明日下詔暴欽罪。詔曰。我國家受天明命。以至仁大德撫有四海。列聖繼統。傳序在予。致治保民。蓋有年矣。頃于中遭險艱。賴天眷人歸。復正大位。維時內官吉祥。武臣石亨者。偕衆迎復。掩爲己功。朕信之不疑。厚以爵賞。官其子弟各數十人。而敢肆欲無厭。黷干貨利。結爲表裏。竊弄威權。少疎抑之。輒懷異志。然石

亨事敗已正典刑優詔吉祥無與平昔不期吉祥稔惡
蓄姦日甚一日與姪男曹欽等陰養死士謀爲不軌乃
於今年七月初二日早遽行反逆戕害朝臣焚燬禁門
罪惡滔天人神共憤朕即時命將發兵誅之元兇首
同惡悉除指日之間都城清肅此實天地眷佑之靈宗
社無疆之福也夫武以戡亂懲未發於先機仁以宜民
期茲臻於至治惟爾中外臣庶各究乃心體予至意
八月進孫鏜伯爵爲侯加馬昂李賢並太子太保贈謚吳
瑾梁國忠壯公○命兵部侍郎白圭副都御史王竑出河
西分道禦虜
孫鏜馬昂嘗曹欽反不果行河西羽書紛至大學士李

賢乃薦侍郎白圭舊都御史王竑分道禦虜虜已得大利去矣 班師竑仍督漕巡撫

以大理卿李賓爲右都御史

寇深歿上曰此職非輕須得其人六部共舉三人以南京刑部尚書蕭維禎居首上命李賢擇一人賢以居首者對上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上復問賢曰大理卿李賓年雖少容止老成久典刑名可當此任召王翱等詢之皆曰可遂陞右都御史

以弋陽王事虛戒飭有司

錦衣衛指揮緝江西弋陽王敗倫事涉虛上召李賢曰宗室中豈聞有此醜事彼初咸以爲實今都謂無以此

覲之其餘所緝枉人多矣賢曰誠如聖諭上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此輩不敢辨理賢曰乞自今詔諭法司但有枉者悉與之辨不許畏勢避嫌上曰然遂召法司戒飭之賢曰清平之世若刑獄枉人實傷和氣陛下明見如此斯民幸甚

擢禮部郎中萬祺為太常寺卿

祺少遇異人相之曰有仙骨否亦極貴因留一書與之乃祿命法也於是研精以十公卿貴人多奇中景泰間以吏胥辦事吏部衆奇其術授鴻臚序班既而景泰不豫有議召襄藩者石亨以問祺祺曰皇帝在宮奚事他求刻期復辟與仝寅筮占及徐有貞迎駕觀象合上既

復位召見文華殿即日擢驗封主事累進員外郎郎中

曹欽反執王翺李賢時祺在旁欽問對之曰公勿負國

家宜以叔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尊翁碑文非李

公筆耶公當勿忘欽俛首其兄鐸曰萬君言是也王李

二人獲免事平上聞而壯之召祺賜宴勞陞太常卿

九月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提督軍務都御史葉盛討

平兩廣諸蠻

壬子六年春正月虜酋毛里孩阿羅出猛可逐孛來共立

脫思為可汗始入河套

是時孛來稍衰其大酋毛里孩阿羅出猛可與孛來相

仇殺而立脫思為可汗虜中言脫思故小王子從兄也

於是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三酋始入河套爭水草不相能以故不能深入爲寇時遣人貢馬然亦遁朶顏諸戎時竊邊郡○河套周廻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墻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卽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浸失其險虜始度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創沿邊一帶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

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昱奏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爲嚮導因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没遂爲邊境剝膚之害矣

二月設提學憲臣○三月調鎮江知府林鶚爲蘇州知府鶚至蘇州一切簡靜即有建革必審覈再三吳人重鶚名旦夕責效頗笑守迂緩已而見其深思曲筭圖久遠利即又稱太守康濟才也○時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脩飾鶚曰塑像非古我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者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爲疑鶚曰此土泥耳豈聖賢也耶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

烏識所謂泥像哉於是併易從事諸賢皆爲木主

夏六月國子監祭酒劉益下錦衣獄○秋八月內閣學士呂原憂去○九月聖烈慈壽皇太后孫氏崩○召陝西按察使項忠爲大理卿尋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戶部侍郎張睿陞本部尚書管糧儲

上一日問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翺老矣時翺年七十八歲賢曰臣聞祿命之說翺壽最高尚有十年上首曰如此無慮矣如戶部年富不易得賢曰若繼翺吏部非此人不可上曰然朕意亦如此惟禮部石瑁稍弱賢曰此人居是位不滿人望早晚宜致仕上曰且留之恐後來者未必過之刑部陸瑜甚佳都御

史李賓亦可如工部趙榮亦能辦事賓曰此人可取且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況兵非己任誰肯出前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於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剿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於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莫能及上曰是亦忠臣若吏部侍郎姚夔崔恭亦佳賢曰二人才器異日皆尚書之選上曰然又一日奉天門奏事畢上名禮部尚書石瑁等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臚寺呼止方轉同御道跪承旨輿勑書選妃事○上下金臺召賢曰石瑁動止粗疎失措如此如何爲禮部尚書不自求退朝廷難于遣逐賢曰誠

如聖諭令其自退庶全大臣之義上曰若戶部侍郎張
縉可以代之賢曰張縉老成人此職亦宜珝即上疏乞
致仕上見珝疏意却不忍曰珝爲人篤實豈可因此小
失而退命太監牛玉勑吏部尚書王翺與賢議等言
石珝一淳誠人但動作遲鈍耳旣留之張縉可不動也
上復令玉傳旨縉歷任年久辦事勤勞陞戶部尚書仍
管糧儲已而命下士論重珝之求退而美縉之當陞
癸未七年春二月以詹事陳文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
入閣辦事○禮部會試貢院火○石珝致仕以姚夔爲禮
部尚書尹旻爲吏部侍郎○空中有聲如雷○夏五月己
丑朔日有食之○六月勑監察御史遵行憲綱

勑曰朝廷設置監察御史爲執法之官以糾正百僚肅清內外而賴爲耳目者也近年以來爲御史者多有輕薄恣肆不遵憲綱行事惟務恃勢陵人且如御史李濬揚琎巡按宣府遼東擅作威福虛張聲勢所過軍衛有司俱令擺列吹手私用馬步官軍遠出迎送稍有遲慢輒加箠楚似此所行既自違法何以正人除將李濬楊琎拏問懲治外今後御史出巡務要悉遵憲綱內行事凡軍民職官但有不公不法奸貪等事即便從實糾舉拏問不許畏避推托出入往來尤須循理守法不許擺列吹手私用馬匹官軍迎送擅打軍職如違輕則降調重則發邊衛充軍其軍衛有司敢有畏勢奉行出郭迎

送者一體治罪不饒爾都察院即便通行禁約毋得稽
遲故諭
秋七月尊謚靜慈仙師胡氏爲恭讓章皇后○錦衣衛指
揮袁彬下獄尋釋之
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
中外横恣羅織人無敢言惡袁彬質直不阿自計得以
進言別是非于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
之乃使邏卒捃摭彬王弘之故事上之上欲法行不以
彬沮諭之曰汝從拏問只要一箇活袁彬還我彬既下
獄拷掠欲置之死罪有彩漆軍匠楊瑄者憤然不平上
疏論救言昔者蒙虜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護聖躬備

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憾并條門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上令逵逮問逵逼瑄供李賢主使瑄懼榜死於獄乃陽應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為之但我言于此無人証見不若請着多官庭鞫我對衆言之彼無得辭逵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于午門瑄大言曰死則我死耳何敢妄指他人天地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指也逵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錦衣衛瑄亦得免

八月再會試天下舉人○大同巡撫都御史韓雍陞兵部右侍郎以山東按察使王越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九月廣西猺獠賀山則流劫廣東雷廉高肇新會地方

欽總兵官泰寧侯陳涇副總兵都督同知歐信巡撫右僉都御史葉盛討平之

甲申八年春正月庚午帝崩于乾清宮罷殉葬

上大漸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一曰東宮即位百日成婚。二定后妃名分。三命勿以嬪御殉葬。四言殯斂器服之事。書畢令牛玉曰。將去閣下看令爲朕潤色。玉將至閣下李賢彭時驚愴捧誦嘆曰。所言關大體。非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葬一事。尤高出古今。真盛德事也。是月十七日上崩〇我朝舊以妃嬪殉葬。至景泰之薨猶然。英宗遺詔始革。自是累朝皆從之。英廟之仁至矣

乙亥皇太子即皇帝位詔改明年元日成化大赦天下○
尊皇后錢氏爲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爲皇太后
上即位之明日命議上兩宮徽號太監夏時倡言錢皇
后久病今只尊所生母周貴妃爲太后李賢曰天子新
即位四海顒望宜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
事例不可法彭時曰此言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
正綱常今若只尊所生恐損盛德夏時曰待請命少頃
出傳仁壽宮旨曰子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
稱太后者宣德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
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
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加正宮尊號若阿諛順從是萬世

罪人也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為欲全皇上盛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為宜衆皆然之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上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正宮須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乃於錢太后加慈懿之稱而貴妃止稱皇太后翌日須詔天下是日同議者惧忤内旨有後患皆辰默不言惟李賢開端而彭時極力繼其後賴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宮以成大禮

二月降侍讀學士錢溥為廣東順德知縣兵部侍郎韓雍為浙江布政司參政

先是太監王振訪可教內侍書者或薦溥試薔薇露詩

大加稱賞特授檢討累至今官溥所教內侍後多顯者
溥之居與陳文澣內侍每來謁溥必邀文共飲及上大
漸太監王倫者方仵請東宮亦嘗受業於溥至是來謁
溥文意以邀已同與竟不邀乃使人密伺之倫言上不
豫東宮納妃如何溥言當以遺詔行事已而內閣草遺
詔李賢當秉筆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矣遂
言倫來與溥定計將退賢以溥代之退兵部尚書馬昂
以韓雍代之賢怒遽以聞乃下溥獄謫知縣韓雍亦降
參政
上大行皇帝謚號曰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
至德廣孝睿皇帝葬裕陵○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有罪謫

戍南丹衛召袁彬復掌錦衣衛事

逵掌詔獄任情張威大興羅織遣官校遍行郡縣緝訪動即拘逮所至很籍天下騷動至是言官劾逵欺罔故殺諸無罪數十。謫戍煙瘴卒於謫所。彬名復職

加內閣李賢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陳文吏部左侍郎彭時吏部右侍郎○三月復岳正翰林院脩撰楊瑄張鵬監察御史○是月廷試進士賜彭教等二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西寧番酋把沙作亂命甘肅總兵官宣城侯衛潁巡撫僉都御史吳琛擊敗之○翰林院編脩張元禎請行三年喪不報○南京吏部侍郎章綸請待來春講行婚禮不報○五月大風雹拔郊壇木飄瓦○戶部尚書年富

卒改馬昂爲户部尚書陞王竑爲兵部尚書○南京給事中王淵王徽請罷内臣管事禁大臣與之交結嘉納之○復郭登定襄伯爵充總兵官鎮守甘肅尋召提督團營○六月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致仕薛瑄卒○秋七月立皇后吴氏○八月命脩英宗睿皇帝實録○九月令會審勿會内閣○廢皇后吴氏

詔曰朕惟皇后供承宗祀表正六宫母儀天下非德性醇淑禮度閑習者不足以當之朕勉尊先帝之命冊立皇后不意太監牛玉偏徇己私隱匿將先帝在時選退吴氏於母后前奏請立爲皇后朕觀舉動輕浮禮度粗率略無敬謹之意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初尚不謹

何以克終。如此而欲望其共承宗祀表正六宮母儀天下難矣今不得已請命于母后昭告天地宗廟廢黜吳氏退居別宮閑住嗚呼朕負國之重處禮之變冊立中宮爲風化之源不幸所遇如此豈得已哉敷告羣臣悉予至意牛玉論罪本當處決但念他在先帝時曾效微勞與吳熹都饒死押發南京孝陵種菜吳俊吳雄也都饒死發山東登州衛充軍家小隨住

冬十月立皇后王氏

詔曰帝王爲治莫先於正家之道必自大婚始惟先帝臨御之日常爲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于別宮以待期矣逮至彌留憑几顧命猶以婚期責成有司朕于時執

禮彌甚未敢遽從矧敢與知其事不意内臣牛玉偏徇已私朦朧奏請皇太后將已退吳氏復選冊立禮成之後朕觀吳氏德不稱位因察其實始知非預定者夫既尊先帝之命以成禮而乃違命立非其人何以表宮闈而相祭祀興言及此内疚于心用是不得已請命母后明正牛玉之罪廢黜吳氏不敢以歲月緩自貪與非其人寧虛厥位而在庭文武羣臣再三陳請中宮不可久虛義正詞切朕難固拒今勉強從所請仍遵先帝成命冊立王氏為皇后嗚呼自古人倫有常有變變而得正何憚弗為茲朕是舉匪獨正家抑恐上負先帝選授之命於心有不安焉誕告多方使明知朕意

冬十月逮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王淵等下獄並謫遠州判官

先是南京六科給事中王淵王徽以內臣用事勢甚張在朝無敢公言者乃率同官上言五事一曰覽史書二曰開言路三曰重大臣四曰選良將五曰保全內臣如王振曹吉祥事敗雖欲全之不可得也近有無恥大臣結交內臣或行叩頭之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鬻獄賣官擅作威福今後內臣不許管軍管匠置立田宅其家人義子悉究其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斷自宸衷與館閣大臣計議則天下覩清明之政而宦豎亦享悠久之福矣保全之道豈有加於

此哉上嘉納之至是太監牛玉以立后欺罔餽戍謫南京給事中黻淵等謂牛玉罪重罰輕上疏請明刑罰以正朝綱監往事以防後患數玉大不韙之罪四乞寘諸法因詆斥内閣執政李賢附阿權豎籠絡士夫中藏奸計外務掩飾疏入中官惡之摘其語以激怒於上皆逮下獄科道交章論救乃俱謫州判黻普安州淵茂州餘皆遠州黻等雖謫天下莫不慕其風采而欽重之○按成周之制以冢宰統閽寺西漢之制以丞相監宮中宋人循周漢之遺亦以宦官制屬於宰相樞密故内侍任守忠有罪韓魏公得以檄召而議貶近習梁彥俊言闕僕射葉顒得以逮至政事堂而叱責之他可知矣三代

而下。制置閹宦之法莫良於宋。故終宋之世宦官雖尊

政亂國之禍。視漢唐大不侔矣。

以抄沒曹吉祥順義縣板橋村爲官中莊田皇莊始此○

議孔子號加天縱字寢之（孔子道大德尊不在封號加字）○調兩廣巡撫

右僉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

盛在兩廣征勦不喜之以故李賢亦惡盛遂有詔盛勞

擾嶺南者時以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合議舉盛堪

入內閣李賢沮之乃轉左僉都巡撫宣府盛至鎮脩復

官牛官田之法買補官牛五千七百餘頭墾地四千餘

頃收麄細粮七萬四千有奇衛所驛站官牛屯粮不在

此數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

咸脩築之。不數日完七百餘所。人謂邊臣留心屯種者。無如盛云。

革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宗等爵

時有內直將軍恕天順初。因入直迎駕而陞。非冒功者。今一切褫職。非法意。上念其久于役。特復之。而先以石亨誅。冒奪門功盡革者。乃又羣囂訴。乞復官。李賢言於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遂命兵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而下皆奪爵。於是冒功者盡革。而紛紛入訴者始息矣。

十一月以高明爲南京僉都御史〇十二月以定西侯蔣

琥爲平羌將軍鎮守甘肅○虜阿羅出結乩加思蘭孛羅出結毛里孩各爲黨出入河套遂攻圍墩堡深入內郡殺掠人畜○擢束鹿知縣盛顒爲郡武知府

顒初爲御史以論石亨謫知束鹿邑之豪右聞其來相戒曰是嘗劾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顒至變搏擊爲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俟其服闋相率詣闕奏乞顒再任從之顒至不復用前法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叩頭聽受不復辨鄰邑訟久不決者上官委顒折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氷明如鏡之謠邑介真保二府間四境之民雖非所屬亦聞風趨赴市易郊外有荒落地遂聚以成市人皆目曰清

官。陞知郃武。後歷陞左副都御史。

憲宗純皇帝

乙酉成化元年春正月己酉朔夜有流星光燭地自左攝提東南行至天市西垣○詔釋戍邊陳循江淵俞士悅等及王文子宗彝子謙子于冕謙壻朱驥等並還鄉○詔王竑爲兵部尚書李秉爲左都御史

先是兵書及左都缺給事中張寧等欲上䟽起秉爲兵書竑掌都察院請教于内閣李賢且求調護賢視䟽稿哂之謂寧曰薦人但當言其人可用若預薦某爲某官於事體得無碍乎寧深服之乃退而易䟽以進翌日御批以竑爲兵部尚書秉爲左都御史

二月行耕籍田禮○皇太后誕日詔建設齋醮

給事中張寧上疏。邇者恭遇皇太后誕日。令僧道設建齋醮。此見皇上將欲表揚孝道。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大臣及百執事。但當和衷助德。仰贊至情。上綏懿祉。則敬承道德。允合舊章。而禮部尚書姚夔等。乃于各衙門斂會財物。收辦炷香。約以至期赴壇行禮為儒者自失其守。業彼者烏知其非。臣雖至愚。為此深惜。切惟人臣之于君。願其福也。則當勸於脩德善。願其壽也。則當勸於去逸慾。願天心之向順也。則當相之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故曰永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保小民受天永命。未聞有以禱祠得福。丹藥致壽。假符瑞以永天命者。今乃不能盡其所當為。徒以辦香尺

緖列名其上宣揚於佛老之神。相率而拜曰。爲朝廷祈福祝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列可厚誣以是哉不報。

彗星見西北長三丈餘三閱月乃沒○廣東山賊流刼贛州龍南地方。勑巡按江西監察御史陳選都指揮王貴布政使翁世資按察使林鶚討平之○四川兩廣盜賊猖獗勑三省三司并總兵官見任住俸。降爲事官戴罪殺賊。改任者及累年巡按御史並住俸。示懲戒○陞河南左布政使王恕爲副都御史撫治荆襄

時南陽豪民爭礦殺人恕至獲其巨魁散其餘黨。俄內艱去會襄陽盜起旋起復勦盜。

虜酋奏求遣使往來不許

禮部言迤北虜酋奏欲朝廷遣使舊無此例宜令通事申諭來使還語其酋曰我中國凡事法祖今爾欲中國遣使往來洪武年間舊無此例正統中嘗一遣之反失和好英宗皇帝深自悔悟遂不復遣朕遵祖宗之意不敢有違爾毎差人朝貢朝廷如例優賞不得別有希冀

弗提衛都督察阿奴奏進海清却之

上曰此等野禽能使人蕩心於畋獵有司其即却之

兵部覆延綏總兵張傑上安邊方略七事從之

兵部言延綏總兵官張傑上安邊方略七事其一謂延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甚宜耕牧但須增立營堡以時

啓閉。且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堡兵不過一二百人。難以應敵。府谷縣境極於東偏。西距諸營八百餘里。猝難應援。可選諸營精兵九千。分為六哨。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無事則巡歷邊境。遇警則彼此應合。又延安地臨極邊。鄜州定邊慶陽俱在腹裏。遇警猝難馳報。況虜入寇。必經邊堡。過延安。膚施甘泉等縣。方到鄜州慶陽。其鄜慶所屯防秋軍士二千。乞分布沿邊要害。以備調用。見今邊軍追補虧損官馬。無力賠償。類多逃竄。致戰守缺人。乞令所司停免買賠。庶不使軍馬兩失。餘六事亦多行陣攻守之策。宜擇其可者。移文總兵巡撫等官舉行。從之

兩廣蠻叛以都督趙輔爲征夷將軍浙江叅政韓雍爲僉都御史率師討平之

時兩鎭守官懦而不振諸蠻復叛朝命都督趙輔爲征夷將軍用兵兩廣兵書王竑薦雍以僉都御史贊理軍務勅雍及輔會南京議衆欲分江西兵從遊擊將軍率達官由庾嶺入廣西逐賊大軍從湖廣入廣西合諸兵圍困勿與鬬雍曰不然古者仗鉞臨戎專制大兵聚而爲正分而爲奇今兩廣已無完郡舍大藤峽賊巢不圖而趨其末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攻大藤峽援高廉雷東可應南韶西可取柳慶北可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蛇動無不應攻無不克何煩於逐自古蠻夷來

寇不可以禮義較惟戰勝自戢敉云。寧我薄人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兵貴拙速不尚巧遲何泥於困。衆從雍會諸軍出東道遣偏師平陽峒諸賊又進平脩仁荔浦諸峒遂直抵大藤峽奪其險塞焚其積聚四面火攻斬俘四萬一千有奇盡降其餘黨斬其藤改爲斷藤峽置藤縣千戶所控賊出入刻石紀功班師

三月加吏部尚書王翺太子太保○進內閣陳文禮部尚書○帝幸太學釋奠先師○夏四月陞張寧爲汀州知府岳正爲興化知府

先是南科給事中王徽等劾內閣李賢不職徽等俱遠謫張寧會六科申救忤賢意復有忌岳正者僞爲正劾

賢疏以示賢賢大疑之。適九卿會推寧爲僉都。正爲兵部侍郎賢托歷練之說票旨俱陞知府。時論譁然爲之不平。

荆襄流民劉千斤反○五月兵部尚書王竑致仕以王復爲兵部尚書尋改復工部以白圭爲兵部尚書

九卿會推張寧岳正竑所薦也內批二人皆知外郡竑遂以疾辭歸。

秋七月起程信爲兵部侍郎○贈廣東按察司副使毛吉等官

先是兩廣流賊數萬。刼掠郡縣吉與知縣王應奎驛丞秦瑄隨軍殺賊奮不顧身皆死之事聞皆贈官賜誥以

褒其忠吉浙江餘姚人死時年四十四初吉出寧時給以官銀千兩充軍餉李官余文司之已費用十之三矣文憫吉死無以歸以所餘銀密授其僕俾爲喪具是夜僕之婦忽坐中堂正廊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僕家驚惶走告近居沈經歷者沈報僉憲胡榮亟來視之婦瞪目視胡曰非也須臾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死于賊固無餘憾而余文所寄官銀已付我家雖官府無所稽考我負汙辱於地下矣願亟以還官毋汙我言畢忽仆地少頃婦甦

南北直隸及河南山西湖廣江西浙江郡縣大水

戶部言南直隸浙江等處旱澇相繼歲運京儲四百萬

不令罹災傷優免數多來歲兌運不足請以淮浙等鹽
價募商人於淮徐德州水次倉中納米俟來歲分撥官
軍支運庶民不困於凶年而國用亦無所損矣制可
命福建延平府立祠祀宋儒楊時以羅從彥李侗配享
九月浙江市舶太監福住以罪戒飭
福住居寧波不法別築公館於杭州騷擾地方軍民苦
之寧波知府張瓚禁戢其下不得逞住因誣奏瓚瓚遂
列奏住諸不法事下布按二司覈實於是布政李顯等
具實會奏上以住年老悉宥其罪僅加戒飭而已
虜寇榆林寨寧遠伯任禮巡撫都御史項忠禦却之
會孛來與毛里孩相讎殺遂退去

冬十月禮部請定哈密朝貢人數

禮部尚書姚夔會昌侯孫繼宗等議哈密乃西域諸番要路近年為虜加思蘭殘破其國人民潰散不時來貢動以千百貪饕宴賜朝廷固不恤此然道路疲於迎接合酌量事體哈密使臣歲一入朝不得過二百人虜加思蘭五十人其土魯番亦力把力等或三年五年入貢經哈密者依期同來不得過十人宜勅陜西甘肅等處鎮守總兵撫按三司等官撫諭夷民嚴加防範及勅哈密王母弩溫荅失力收集流散保守境土庶全朝廷始終優厚之意從之

進內閣彭時兵部尚書○十一月承天門成○陞南京刑

部右侍郎廖莊爲刑部左侍郎○給孔顏孟三氏學印。令三年貢有學行者一人○鎮守廣西左府都督過興召還興還道湖廣祁陽縣，怒知縣李翰接應夫船不時，令子得隆率部卒拽翰，及其子釗，撈掠俱死。興亦以疾死于道，翰妻入愬于朝，事下法司，得隆伏死罪，得隆母擊登聞鼓稱冤，上以其妄愬命即誅之。

乙丑夜月犯太微垣上將星○十二月丙子曉刻金星犯鍵閉星○癸巳夜月犯右執法星○陞福建按察使馬文昇爲南京大理寺卿。尋憂去○泰寧等衛右都督劉王兀喃帖木兒奏求邊地交易牛隻農具，許之，乞賜蟒衣，不許○朶顏三衛頭目兀研帖木兒奏乞陞授職事。不許○改

庶吉士許禮等各衙門觀政

自正統以來。所選吉士內閣奏請學士二員。於翰林公署教習。與祖宗時文華堂文淵舊規不同。內閣按月考試。第其高下。以爲去留之地。將及三年。則邀求散館。不復以進脩爲事。至是庶吉士相率入內閣請散館。李賢謂曰。教養未久。崇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對。公從何處教養來。賢稍責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該三年。已燒却一年矣。謂癸未春闈災故也。賢怒。請旨散各衙門觀政。

尋授南京各部主事。

刑部以各省賊情及水旱災傷。請停差官審錄。從之

丙戌二年春正月令三品以上京官薦舉堪任布按二司

官者○彭時歸省。以王復爲兵部尚書
御史魏瀚等言自古備邊之策不過練卒擇將。廣儲畜。
脩城池。利甲兵而已。邇者虜寇長驅。動以萬數。而沿邊
殺掠。殊爲可畏。兵部以乏兵召募。示弱於虜。今京師軍
士不下三十餘萬。或占役於私家。或借工於公府。或買
閒而輸月錢。或隨從而備使令。其操練者。大率老弱。不
勝甲冑。且馬多羸瘠。器非犀利。使之折衝禦侮。安能嬰
鋒挫銳。況今之爲將帥者雖曰用勳戚取人望而身任
安危。忘家徇國。爲陛下效力輸忠者。則未之見也。邇來
各處。率無積畜。且水旱相仍。連年蠲貸。戸部不能區畫。
設或警急。何以濟用訪得鴈門偏頭一帶。關隘踈略。虜

毋深入苟不痛懲前弊未見其爲安也伏望切責總兵等官將各營軍士整點操練命給事中御史各一員不時嚴查設有賣放占役等項通行參究仍乞節財省用一應浮費悉從裁損遇有征進軍士加倍賞賚作其勇敢更乞於鴈門一帶關隘并山西地方添設才望重臣智勇參將提督巡撫綏緝地方然大要尤繫於兵部之得人今尚書王復膂實有餘應變不足以此之才處此多事未見其克濟更宜圖之上曰王復陞任未久難責近効頃於三營內選撥精銳官軍十二萬分爲十二營團操情弊多端轉加廢弛今還歸三營照舊分一等次等訓練差給事中御史不時點閘若仍前作弊即參奏

究治。所云費用賞賜。朝廷更當斟酌。

二月李賢憂去○遣行人祭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三月賜進士羅倫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論平蠻功。封趙輔爲武靖伯。陞韓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置武靖州○勅差御史。同延綏巡撫官點選土兵

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等言管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與戰鬬。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覆奏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於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皆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務

名量免戶租。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由是土兵盛強。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退卻矣。按此土兵之法。不但可行於延綏。若九邊行之。則邊民不困於賦役而心皆內向。無復北走之人。虜雖欲入。誰爲嚮道。此寔久安長治之至計。竟無有申明此意者。雖延安此法亦就廢弛。而各邊多事。兵力財賦。日不暇給矣。安得如盧祥者當事。而力主此議也。○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慶陽延綏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疎。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

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鎭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鹻石海子回回基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嘴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為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從直道足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為萬世防邊之長策也上曰楊琚所奏移堡防邊甚有証據其言有理兵部即會官議處以聞

南京兵部尚書李賓請令官民子弟納米送監讀書不許

禮部尚書姚夔奏南京兵部尚書李賓等奏勑賑濟南京流民衆議欲令官員軍民子弟納米送監讀書切惟國子監乃育才之地朝廷資以致治近因各處起送四十歲并納草納馬生員動以萬計已不勝其濫今又行此將使天下以貨爲賢士風日趨于陋尚望其有資於治哉宜別爲處置上曰祖宗設太學教育人林非由科貢者不得濫送今賓等欲令官民子弟出錢穀賑民補太學生古無此例且天下財賦所出其途孔多學校豈出錢穀之所禮部議是其勿許

延安知府王鑑奏乞撫按分巡官時常行邊詔可

兵部奏延安知府王鑑言神木府谷等縣堡以至安邊

定邊等營寨相去千有餘里撫按分巡等官罕有至者其邊塞士卒為官旗役使以至衣食不給戰馬不暇飼牧器械不得修整莫能禦虜乞行撫按分巡等官時常行邊禁革姦弊詔可○按王鑑斯言真恫切而有餘悲矣邇來邊方撫按既不巡行邊堡而分巡等官又往往叅謁撫按往返動一二千里歲月幾何尚有日力及此哉今之當事者宜深體王鑑之言而嚴為之所也

江淮饑人相食命副都御史林聰往賑之

巡視淮揚都御史林聰言鳳陽諸處災傷賑濟別無餘策查得兩淮運司儀真批驗鹽引所見有没官塩二萬餘引已行召商定價賣銀支用及淮揚所收船料鈔亦

行暫改收米以備賑濟。從之。又發松江府糧十萬石賑濟淮徐等處饑民。從巡撫都御史林聰請也。有濟州衛典吏喬昺上言。朝廷以淮揚等處饑饉。勑命賑濟。而州縣官。將賑濟錢粮銀雜銅鉛。米和糠土。不堪貿易食用。戶部請移文撫按等官。將作弊官吏人等。通行究治。械送京師。官發邊衛充軍。民發口外爲民。後有犯者。一例解京處治。從之

夏四月倭奴忽至寧波。矯稱進貢。守臣請遣至京。不許。○

五月李賢起復。降脩撰羅倫爲福建市舶副提舉

倫上疏曰。臣聞朝廷據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

監。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是言。眞可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民極爲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爲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

伯禽有為而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于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未之見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之歟。則為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敎其臣。為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尤其雖。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强起其臣。此二臣者。亦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

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為盛事士夫誦之以為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無復禮義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為丞相王黻起復為執政陳宜中起復為宰相賈似道起復為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笑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陛下以宋為鑒使賢盡孝於君親為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為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若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

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為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盛強未為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専門内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衆庶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盂員則水員盂方則水方君好諫則臣直好諛則臣佞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

士。開懷延納。隆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臣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害。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諏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已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爲見。舍一已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爲知。順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集。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定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朝廷。天下以爲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也。夫賢之起復猶諉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

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寂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何所關耶此事於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其人爲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也以其高謀遠慮足以建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闕失耶何未見其敢也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之計不過阿媚權勢豫爲已地及遭逼喪之時則必曲爲

訣說上蒙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此有故事例當起復旣遂奸計畧爲虛詞一見俞允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毋禮有朝服奪情於夫初無干其妻起復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亦恐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宜至於此哉爲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已者未能直人忘親者豈能忠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已望其忠君而先忘親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家而後移忠於國哉昔富弼有毋喪韓琦言起復非盛

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
數百人。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群臣不以爲議。且
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巳地也。群臣起復。大臣不以爲
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爲巳地也。大臣既無忌。群
臣復何慙。群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
富弼之罪人。今之群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
混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博
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援科。
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俟遷。例在求販。則
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
世。風俗之弊。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愛親之心。孩提

有之短喪之說下愚恥言况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於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悛之以爵祿激之以廉恥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爲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爲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守制其餘已起

復者。悉令終喪。未起服者。悉許守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將見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爲不孝之子。靦顏爲不忠之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內批。降倫提舉。御史陳選等。交章留倫。謂倫所言。天理人情所不容已。誠爲天下大計遠慮。乞宥以開言路。不報。然自是臺省少起復者。

以撫寧伯朱永爲平虜將軍。兵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與湖廣總兵都督李震。帥師討荆襄賊劉千斤平之

劉千斤者。荊襄大盜。景泰天順間。河南北。襄南湖北。流民聚鄖房山中者數十萬。四出行刼。急或拒相毆。脫官府捕之。輒匿。未敢公然格鬬。成化元年。流刼鄧州李家。李家豪有力。盡聞諸上官。云不捕且入奏。官府集兵圍捕急。遂糾衆反。稱大王將軍國老軍師先鋒。推千斤爲主。劉長子苗龍虎副之。石和尚爲謀主。勢甚猖獗。攻掠河南南陽鄖陽。西至漢沔。東及蘄黃。尚書白圭撫寧伯朱永。督諸軍進討。至漳南。湖廣總兵李震。以土兵來會。議進兵方略。千斤等懼。遂擁衆出戰。適永病。圭督震分兵截剿。破賊。賊退保巢寨。我兵乘勝進。又破之。擒千斤龍虎等。和尚長子脫走。益深入萬山中。永病起。帥諸兵

入山搜捕襄陽文總旗若隷都督喜信指揮張英下頗驍健遇長子相搏不勝長子欲殺文總旗總旗曰檳急石和尚汝無主名汝能縛和尚獻軍門陞賞有格例遂與俱見英英撫勞長子遣去果誘獲和尚諸將忌英功大譟英匿贓英懼不敢爭長子和尚竟以俘獻并千斤等伏誅乃設湖廣行都司於鄖陽都御史一人撫治寇盜稍息

進朱永伯爵爲侯封李震爲興寧伯加白圭太子少保〇

勑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征河套

李賢等奏胡虜之衆不過中國一大郡連年被其侵擾往往得利而去且河套與延綏接境原非胡虜巢穴今

虜酋毛里孩居處其中。出沒不常。古云。不一勞者。不永
逸。今欲安邊。必須大舉而後可。乞令兵部會官博議。進
兵搜勦。務在盡絕。其總制將官。與凡出兵事宜。俱預處
當此。又秋禾方熟。虜騎必入掠。而延綏鄜安環縣一帶
宜撥選武將一人。統步騎精兵萬人。守禦討處。庶幾有
備無患。於是兵書王復。及同孫繼宗等會議。以為大舉
搜套。必主將得人。令鎮守大同。總兵楊信往鎮延綏。
知地利。宜召還京。面受成算。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大
同宣撫鎮巡諸官。亦宜勑令整飭兵備。候至期調發。又
信既召還。可以脩武伯沈煜代之。上允所擬。遂召信還。
乃勑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協謀征勦河

奏。安遠侯敎讀戴仲衡上言陝西用兵事宜。大略謂兩軍交戰。生死定於呼吸。彼摧堅執銳之士。奮不顧身。何暇首級之顧。此其功最爲上也。今論功者。反以首級生擒驗功陞賞。而當先破敵。不爲上功。所以士無鬭志。惟圖幸取首級。往往坐是而敗。乞稽洪武永樂間舊例。以當死者爲奇功。生擒者次之。斬首者又次之。如此則人以進死爲榮。而虜不難滅矣。奏入。上令仲衡隨揚信勦賊。仍命兵部看詳以聞。王復等奏以爲論功行賞。欲以當先破敵爲奇。生擒斬首爲次。恐事勢難行。蓋擒斬者。有實可驗。而當先者無跡可憑。以是爲功賞之差。不免有濫報之弊。近如涼州奏補功次。生擒斬首者。僅及三

十而奮勇當先者。乃至千餘。豈足憑信。上是之。既而仲衡考滿停俸。妻子在京。無以養贍。命以訓導俸給之。○按戴仲衡之論是矣。而王復以事勢難行沮之。天下事如此類尚多。善謀國者。當必有出格之見也。初臺臣論復質實有餘。應變不足。殆此類矣。

秋七月命副都御史滕昭總督漕運巡撫江北○八月調禮部右侍郎蔚能爲南京光祿寺卿

能陝西朝邑縣人。以吏員授光祿寺典簿。累陞本寺卿。進禮部右侍郎。以忤旨調南京光祿寺卿。能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私持禁臠還家。其尤爲人所稱者。能偕同僚聯名上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詔下禁獄。問所由。能

私謂少卿輩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之勿累諸公也既而獨受責降官，調南京。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吏奮身，如能與况鍾者，殆士人之高等云

以邢讓爲國子祭酒○九月建州酋董山叛寇遼東

永樂初，既以大寧之地與朶顏等三衛，又以開原之東北，至松花江迤西一帶，令之野人女直，分爲二百七十餘衛所，皆賜印置官，選其酋長及族目，授以指揮千百戶閒亦以野人之向正者，爲都指揮督統之，爲我藩屏而松花江東北一月之程，所謂黑龍江之地，則又立奴兒干都司，時遣使往招諸夷，有願降中國者，於開源設安樂州。遼陽設自在州，居之皆量授以官。任其耕獵。歲

給俸如其官。當時各衛夷人。每入貢賞賜殊厚。以故凡遼北征討。皆聽調遣無敢違越。永樂末。招降之舉漸弛而建州女直。先據開原者。叛入毛憐。自相攻殺。宣德間復遣使招降之。遼東守臣。遂請以建州老營地界居之。老營者。朝廷歲取人參松子地也。各爲東建州。初止一衛。後復增置左右二衛。歲遣使各百人入貢。以爲常。自北虜也先猖獗。建州女直海西朶顏等衛。三種之胡。遂皆歸之。而海西女直野人之有名者。卒歿於也先之亂。朝廷所賜璽書。盡爲也先所取。其子孫以無授官璽書可徵。不復承襲。雖歲遣使入貢。第名曰舍人。以是在道不得乘傳置。錫宴不得預上席。賞賚視昔又薄。皆忿怨

思亂。至是建州都督董山等梟雄桀黠。遂動海西之達擁衆入寇。

冬十月毛里孩寇陝西。都御史項忠彰武伯楊信禦却之

○十一月命兵部尚書王復整飭延綏寧夏甘涼邊備復奏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涼邊備東有黄河岸府谷堡。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縈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為守禦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倉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鬨聲應援。及西南直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

面沿邊一帶墩臺稀踈空闊難以瞭望臣與鎮守延綏
慶陽等處總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
地必增置那移庶幾可守赴令聲應稍寧先行摘撥軍
餘採辦木植俟春煖土開併力興工府谷堡移出芭州
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水堡移出黑河山上門堡
移出十頃坪大兎鶻堡移出響鈴塔白落城堡移出甑
營兒塞門堡移出務柳莊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
亦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營安邊營
定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該地名厓寺子三眼泉柳樹
澗尾劄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併近營堡量摘官軍哨
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通共二十四

座連接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接連環縣俱於附近官軍量撥守瞭北面沿邊一帶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為溝墻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制必須寬大足以積芻粟容客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於策應可以遙震軍威矣從之○按斯地營堡墩臺僅有遺址率多廢弛虜人出入如履平地當事者自傳塘馳報收歛人畜之外一籌莫展縱有請纓繫頸之心而委任權力則寔有限言之督府漫不為意求如王復者且不可得矣

十二月迤北尾剌太師阿失帖木兒遣使哈三帖木兒等

入貢

舊例迤北使臣入貢。必由大同路。其賞賚宴勞。優於他夷。至是哈三帖木兒等。乃挾朶顏三衛人。從喜峰口入兵部先期以聞。上曰。迤北使臣。既混同三衛來。只以三衛常禮待之。哈帖木兒以待薄不平。形於言。通事諭之始悟。乃上番書服罪。上曰。虜使既服罪。仍以本等禮待之。求討官職者。給以冠帶。惟過分如蟒龍等物不與。比辭。禮部奏阿失帖木兒兩月之間。遣使進貢二次。又不經由故道。其用詭計以結各虜由近徑以窺邊方。情顯然矣。宜有以遏其機。破其詐。庶後無患。上然之。遂勑阿失帖木兒曰。自爾祖脫歡以來。遣人朝貢有常時。往

來道路有常處未嘗容引他夷混取賞賚朝廷亦待之不疑無有敗事爾宜遵守前人家法何乃不依時月旣差使臣兀納阿等糾同卜剌罕衛來朝回還未及兩月又遣使臣哈三帖木兒等同朶顏衛不依故道却從東路來朝況卜剌罕朶顏衛俱是我朝設立屬衛彼之朝貢自有常例今爾無故糾引而來甚非所宜爾今後當順天道敬朝廷體爾前人所爲每年冬月農隙之時遣使來朝不過三四十人仍由大同舊路進入則事無猜疑人不紛擾朝廷得以專意欵待以篤世好庶幾永享太平之福

大學士李賢卒

賢立朝三十餘年。多委曲以容。卒贈太師。謚文達。陳文誌其墓。謂賢[illegible]而福厚。大臣遭遇之隆。無與比者。夫福誠厚矣。濟[illegible]災。但忌岳正張寧王徽王淵。俾終身棄置。而奪[illegible]位。不能釋憾於羅倫。則未見其量之宏也。○按王[illegible]國朝三楊後。得君最久。無如李賢者。亦能展布才猷。然在當時。亦以賄聞。夫爲相而以賄聞此固竊攘之流也。比來蓋接踵矣。雖小有才猷。皆矯僞以自文耳。安足論哉。

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直文淵閣○開原守備右監丞韋朗失機召還。鎮守太監李良保留。仍令守備開原○是年追封漢董仲舒爲廣川伯。宋胡安國爲建寧伯。

蔡沉爲崇安伯。眞德秀爲浦城伯

江左陸翀之綜校